

再见，乌托邦

原文/Francesco Cazzin

翻译/ChatGPT

需要用动画，来向一切消逝的乌托邦告别；而且必须用动画，因为动画是儿童的游戏，正如乌托邦本身一样。乌托邦，实际上，是一种未成熟人类的典型表现：他们试图向前跃进，却忘记了所要跨越或最终撞击上的物质现实。而毛同志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者，恰恰在于他的“大跃进”并非完全脱离某种现实，某种物质性。

丁世伟的《Goodbye Utopia》（中国，2014，7'31"）——似乎——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而完成的。他的“告别”，与其说是诀别，不如说更像是一曲安魂曲，献给那些虽然已经过去，却终究无法真正摆脱的事物。什么是过去了的？是意识形态的消逝。而今天我们所谓的“后意识形态时代”，其实并不意味着无意识形态，而是意味着我们正处在一种彻底笼罩我们的意识形态之中，面对它我们已无能为力。

于是，这便是丁世伟对那些乌托邦性的意识形态的告别——它们之所以乌托邦，是因为它们极为人性，或至少根植于人的本性：控制、对权力的渴望、自愿的奴役，等等。这就是 Wilhelm Reich 所提出的伟大问题：关键不在于法西斯主义是如何产生的，而在于为何人们会渴望法西斯主义。

于是，画面中出现了一颗分枝蔓延的头颅——一种树状的蔓延，需要以“根茎”来对抗；与此同时，戒严被建立，宏大的压制转化为普遍的压迫，而这种压迫又激发出某种虔诚：Canetti 所论述的“群众”、Speer 的宏伟建筑，以及 Riefenstahl 镜头下的影像。向这一切告别吧，它们被那个黑色的圆所吞没。这个圆，某种意义上让人想起 Malevich 的至上主义方块，而另一方面则更像是一个无法再被推迟的黑洞——不像权力的徽章那样，总是位于图像的边缘，或置于更远的背景之中。

那么，还剩下什么？只剩一种庸俗的民主，我们再无能为力。只剩一种“图像”，它之所以为图像，仅仅因为它由过去极权主义的碎片图像拼合而成，而这些碎片本身早已丧失自足性。因此，这幅图像一方面由它们组成，另一方面却超越它们，以一种貌似自我正当化的姿态出现。但这种自我正当化并未真正赋予它合法性，反而深刻地将其伪饰，并迫使我们接受它，甚至荒谬地以为那真的是一幅“图像”，而不是一具图像的幻影。

图像的民主？也许吧。但这种民主诞生于极权，并为那种“冲撞”提供了合理性。